

景德傳燈錄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一百六人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二十八人一十九人見錄

杭州佛日和尚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

洪州同安丕禪師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

池州廣濟和尚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

歙州朱谿謙禪師

楊州豐化和尚

雲居山道簡禪師

廬山歸宗懷惲禪師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

朗州德山第七世和尚

南嶽南臺和尚

雲居山昌禪師

池州嵇山章禪師

晉州大梵和尚

新羅雲住和尚

雲居山懷岳禪師

吟珏和尚

潭州龍興寺悟空大師
舒州白雲戒禪師
建州白雲戒禪師

廬州治父山和尚南嶽志禪師新羅慶

緣上九人無緣語句不錄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十四人一十三人見錄

撫州荷玉光慧禪師筠州洞山道延禪師

衡州育王山弘通禪師撫州金峯從志禪師

襄州鹿門處真禪師撫州曹山慧霞大師

衡州華光範禪師處州廣利容禪師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西川布水巖和尚

蜀川西禪和尚華州草庵法義禪師

韶州華嚴和尚一人廬山羅漢池陸山主和尚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法嗣五人二人見錄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

鳳翔白馬弘寂禪師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鳳翔府紫陵匡一禪師饒州北禪院推直禪師錄惟州化城和尚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法嗣一人見錄

洪州同安威禪師

青林師虔禪師法嗣六人見錄

韶州龍光和尚 襄州石門寺獻禪師

襄州廣德和尚 郢州芭焦和尚

定州石藏慧炬禪師一人襄州延慶通性大師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興元府青剏山和尚一人京兆保福和尚無機緣語句不錄

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京兆香城和尚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

杭州瑞龍幼璋禪師

撫州疏山匡仁禪師法嗣二十人人見錄

第二世疏山證禪師

洪州百丈安禪師

筠州黃蘗慧禪師

隨城山護國守澄禪師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

延州延慶奉璘禪師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

洪州百丈超禪師

洪州天王院和尚

常州正勸院湛禪師

襄州後洞山和尚

京兆三相和尚筠州五峯山行健禪師

商州高明和尚筠州黃蘗山今約道泰禪師揚州祥光遠

禪師安州大安山傳性大師筠州黃蘗山羸禪師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澧州欽山丈邃禪師法嗣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洪州

上藍院自古禪師澧州太守雷滿

樂普山元安禪師法嗣一十人六人見錄

京兆永安善靜禪師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

鳳翔府青峯傳楚禪師

鄧州中度和尚

嘉州洞谿和尚

京兆卧龍和尚嘉州黑水寺通大師

京兆盤龍和尚
善雅和尚已上四人
單州東禪和尚
無機緣語句不錄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泉州福清師魏禪師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

陝府龍谿和尚桂陽志通大師
禪師已上二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郢州桐泉山和尚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潭州文殊和尚一人祥州大巖白和
尚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上藍院今超禪師法嗣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河東院簡禪師
洪州南平王鍾傳

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前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

杭州佛日和尚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即我
師矣尋抵于江西謁雲居膺和尚作禮而問曰二龍爭珠誰
是得者雲居曰卸却業身來相見對曰業身已卸曰珠在什
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迴頭即勿交涉師乃投誠入室便禮雲居爲師後
參夾山才入門見維那維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暫
來禮謁和尚不宿維那白夾山夾山許見未陞塔便問什麼
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即今在什麼處師曰在夾山頂上曰老
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乃上塔禮拜夾山又問閣梨與什
麼人爲同行師曰拄上坐曰他何不來相看師曰和尚看他

有分曰在什麼處師曰在堂中央山便共師下到堂中師遂去取得拄杖擲于夾山面前夾山曰莫從天台得來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曰莫從須彌山得來否師曰月宮亦不逢曰怎麼即從他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怨家從人得堪作什麼曰冷灰裏有一粒豆子爆喚維那來令安排向明燈下著師却問燈籠還解語也無夾山曰待燈籠解語即向汝道至明日夾山入堂問昨日新到上坐在什麼處師出應諾夾山曰子未到雲居前在什麼處對曰天台國清夾山曰天台有潺湲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來子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夾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如何師良久夾山曰看君只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 一日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維那曰和尚教上坐送茶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碗作聲夾山回顧

師曰釅茶三五椀意在饅頭邊夾山曰餅有傾茶意籃中幾箇甌師曰餅有傾茶意籃中無一甌便傾茶行之時大眾皆舉目師又問曰大眾鶴望請師一言夾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夾山曰大眾有人歸去歸去從此住普請歸院衆皆仰歎師後迴浙西住佛日而終

蘇州永光院眞禪師 上堂謂衆曰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度哉 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所侵去師以拄杖驀口拄僧曰此猶是橫徑師曰合取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吽吽僧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有人從建昌來 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遮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額魚師

曰不透波瀾僧曰慚恥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僧曰恁麼即
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兒向紫微云忽遇客來將
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援去摘玉花晚後鳳銜歸問路逢達
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要踢要拳問不傷
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
流左降問王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麼人曰親宮
事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闍梨在什麼
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問片玉無
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王印開時何人受信師云不
是小小問如何是妙旨師曰好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
曰告阿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人覓即轉遠也曰不從人覓
時如何師曰頭在什麼處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

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 問亡僧衣衆人唱祖師衣
什麼人唱師曰打 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什
麼處著 問未有遮箇時作麼生行李師曰尋常又作麼生
曰怎麼即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李

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

第二世

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失

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沈

問盡身供養時如

何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什麼人僧無語
問學人爲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閑空曰便請商量師
曰周匝有餘 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三三兩兩

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爭能肯得
人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安路厠坑子 問學人不問諸
餘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伽五棒 問通通會底人如何
道師曰只今事作麼生僧曰隨流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池州廣濟和尚 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落也 問如何是方外之譚師曰汝道什麼 問如何是廣濟水師曰無饑渴曰怎麼即學人不虛設也師曰情知你受人安排

問遠遠來投乞師指示師曰有口只解喫飯 問溫伯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閒無怎麼人 問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麼生師曰汝喚作什麼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 僧問如何是此閒一滴水師曰入口即攪出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靴頭線綻 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師曰不因閣梨問老僧亦不知

歙州朱谿謙禪師 饒州刺史與師造大藏殿師與一僧同看殿次師喚某甲僧應諾師曰此殿著得多少佛曰著即不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問遮箇人曰怎麼即某甲亦未曾祇對珍重師後住堯率山而終

楊州豐化和尚 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某師曰下來問一
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一片來 問上無片瓦下無卓
雖學人向什麼處立師曰莫飄露麼

雲居山昭化禪師道簡

第二世

范陽人也久入雲居之室密受

真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臘高居堂中爲第一坐屬膺

和尚將臨順寂主事

僧問誰堪繼嗣曰堂中簡主事僧雖

承言而未曉其旨謂之揀選乃與衆僧僉議舉第二坐爲化

主然且備禮先請第一坐必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坐焉時簡

師旣密承師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

事僧等不愜素志罔循規式師察其情乃弃院潛下山其夜

山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聞山

神連聲唱云和尚來也

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隨處

得自在 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爲什麼却預

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爭人我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

曰還蓋覆得麼問蛇子爲什麼却吞蛇師師曰在裏不傷

問諸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什麼處諸聖道

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

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閑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

峯獨宿師示滅後廬州帥張崇施財建石塔於本山至今存焉

廬山歸宗寺懷憚禪師第三世住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曰

什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

同安代云問如何是五老峯師曰突屹地問截水停輪

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

問如何是塵中子師曰灰頭土面同安代云問世尊無說說

迦業不聞聞事如何師曰正恁麼時作麼生曰不同無聞說

師曰是什麼人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什麼

處

處來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 問不坐青山時如何師曰是什麼人
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占上 問靈泉忽逢時如何
師曰從什麼處來 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
道後如何師曰道什麼 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快道曰
恁麼即不道也師曰用口作什麼師後住百丈而終

朗州德山和尚

第七世住

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

什麼對師曰祇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衡州南嶽南臺和尚 問直上融峯時如何師曰見麼

雲居山昌禪師

第三世住

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既相逢

爲什麼不相識

問紅鑪猛燄時

如何師曰裏頭是什麼

問不受商量時如何師曰來作什麼曰來亦不商量師曰空
來何益 問方丈前容身時如何師曰汝身大小

池州嵇山章禪師曾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揔在遮一椀茶裏師便覆却茶云森羅萬象在什麼處投子曰可惜一椀茶師後謁雪峯和尚雪峯問莫是章柴頭麼師乃作輪推勢雪峯肯之

晉州大梵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顧望處師曰井底豎高樓曰恁麼即超然也師曰何不擺手

新羅雲住和尚問諸佛道不得什麼人道得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和尚道師曰不對君王好與二十棒

雲居山懷岳號達空禪師第四住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

鑒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怎麼生師曰胡來胡現曰大好不鑒照師便打問如何是一丸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什麼冷珎和尚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也無師曰闍

梨也可畏對面不相識曰怎麼即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
師曰雖脫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
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前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

撫州荷玉山玄悟大師光慧

初住龍泉上堂謂衆曰雪

峯和尚爲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時有僧問和尚如何
師曰什麼處去來 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
待何時 問如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怎麼即徒勞側
耳師喚侍者云來燒火著 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
狐精未審古人意如何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鑊曰和尚如何
師曰風吹耳朵 問路逢猛獸時如何師曰愁作麼 問如
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 問古人云如紅鑪上一點
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何指示即得不昧於時

中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怎麼即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什麼問如何履踐即得不昧於宗風師曰須道龍泉好手曰請和尚好手師曰却憶鍾期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也是廚寒飢足塵師有時舉拄杖示衆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時有僧出曰和尚又是從頭起也師曰謝相悉

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曰啞得我口麼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正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問如何是妙明真性師曰寬寬莫搯損師上堂良久有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如何是自家珍師曰不琢不成珍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

號四世

鹿頭和尚

始因曹山和尚垂語云有

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擲下此是什麼人衆皆無對師出對

曰不存曹山曰不存箇什麼曰始得撲不碎曹山深肯之

僧問請和尚密付真心師曰欺遮裏無人作麼

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

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

曰混沌僧云分後如何師曰混沌

上堂示衆曰釋迦如來

出世四十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某甲不避羞恥與諸尊者

共譚師良久云莫道錯珍重

僧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

將病來與汝醫曰便請師醫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

源一路即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鑪炭上無根草碧

潭深處不逢魚

問心法雙亡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蟇背大

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老僧毛豎

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直待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

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分錢曰太慊負
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

撫州金峯從志號玄明大師有進上坐問如何是金峯正

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遙闍梨莫造次進曰何不道師曰口如
磑磑問千峯萬峯如何是金峯師乃斫額而已問千山

無雲萬里絕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猛吐却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金峯門前無五里牌師後任金陵報恩院入滅謚圓廣

禪師塔曰歸寂

襄州鹿門山華嚴院處真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有鹽無醋問如何是道人師曰有口似鼻孔曰忽遇客來

時將何祇對師曰柴門草戶謝汝經過問祖祖相傳是什

麼物師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佛殿挾頭

六百卷 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使牛
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
曰合到什麼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
門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還曾上主山也無 門如何
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

問劫壞時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覷虎眼特地一場愁

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枕头 問一句

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生 師有一偈示衆曰一片

凝然光璨爛擬意追尋卒難見炳然擲着豁人情大事分明
皆拏辦是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

從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大師

第二世住先荷玉山

問佛未出世時如

何師曰曹山不如曰佛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 問四

山相逼時如何師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在裏許即求出 僧侍立師曰道者可殺炎熱曰是師曰只如炎熱向什麼處迴避得曰向鑊湯鑪炭裏迴避師曰只如鑊湯鑪炭作麼生迴避得曰衆苦不能到師默置

衡州華光範禪師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戶 師問僧曾到紫陵無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無

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麼師曰人情不打即不可 問非隱現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

師曰盡乾坤曰此猶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師曰適來道不錯

處州廣利容禪師

先住貞谿

有僧新到師舉拂子曰貞谿老師

還具眼麼曰某甲不敢見人過師曰死在闍梨手裏也

問如何是和家風師曰謝闍梨道破 問西院拍手笑噓

噓意作麼生師曰卷上簾子著 問自己不明如何明得師

傳內錄三十一
曰不明曰爲什麼不明師曰不見道自己事 問魯祖面壁
意作麼生師良久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 因郡
守受代歸師出送接話次郡守問和尚遠出山門將什麼物
來師曰無盡之寶呈獻太守無對後有人進語曰便請師曰
太守尊嚴 問千途路絕語思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
漢 師謂衆曰若來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一線
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是異國舶主元來
是此郡商人

泉州盧山小谿院行傳禪師清原人也姓周氏本州石鍾院
出家福州太平寺受戒自曹山印可而居小谿 僧問久嚮
盧山石門爲什麼入不得師曰鈍漢曰忽遇猛利者還許也
無師曰喫茶去

西川布水巖和尚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迴思著一傷

心問寶劒未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問佛是摩邪降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
水上車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箇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
一手曰忽被出頭時如何師曰脊著地也不難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爛炒浮
漚飽滿喫問擬心即差動念即乖學人如何進道師曰有
人常擬爲什麼不差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早成差也

韶州華嚴和尚問既是華嚴還將得來麼師曰孤峯頂上
千華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問如何是道師曰靈樹無橫枝
天機道合同

前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巖匡化大師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向
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豪不隔曰恁麼即見

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 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

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無 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

曰柳連道永 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開

花 師嘗著真贊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

露一日師在帳內坐僧問承師有言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

師全露師乃撥開帳法眼列云 問如何是湖南境師曰樓

船戰棹曰還許學人遊翫也無師曰一任闍梨打燈 問和

尚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分明記取 問如何是龍

牙山師曰益陽那邊曰如何即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擬

去師曰恁麼即不是 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良久却喚某

甲學人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師垂語曰一句徧大地一句

才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 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

駛如何是才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襄州舍珠山審哲禪師 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寸釘入

木八牛拽不出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三門前神子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貧女抱子渡恩愛競隨流 師問僧曰有亦不是無亦不是有不無俱不是汝本來名箇什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即不無名箇什麼曰只遮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曰如何即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即今爲什麼不道師曰覓箇領話人不可得 師又問一僧曰姓王姓張姓李俱不是汝本來姓什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且從本來姓箇什麼曰待漢水逆流即向和尚道師曰即今爲什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乃休

前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一定覺大師 師到盤龍見僧問盤龍云碧潭清似鏡盤龍何處安龍曰沈沙不見底浮浪足噴吼師不肯自答曰金龍迴透青霄外潭中豈曉玉輪機盤龍肯之師住後僧問曰未作人身已前作箇什麼來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

前筠州九峯普滿大師法嗣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威禪師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路邊神廟子見者盡勤拳曰見後如何師曰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 問祖意教意如何師曰玉兔不曾知曉意金烏爭肯夜頭明 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不引人閒韻知音豈度伯牙門曰誰人知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聞曰知音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

前青林師虔禪師

洞山第三世法嗣

韶州龍光和尚

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越國

君王不按劒龍光一句不曾虧

師上堂良久云不煩珍重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風一扇漢地成機

問撥塵見佛

時如何師拊掌顧視

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子師曰不空罨

索曰學人不會師曰噉

問如何是極則爲人處師曰殷勤

付囑後人看

問賓頭盧

一身爲什麼赴四天供師曰千江

同一月萬戶盡逢春師有偈曰龍光山頂寶月輪照耀乾坤

燦暗雲尊者不移元一質千家影現萬家春

襄州鳳凰山石門寺獻禪師京兆人也自青林受記兩處開

法凡對機多云好好大哥時謂大哥和尚初居衡嶽宴坐巖

室屬夾山和尚歸寂衆請師住持師遂至潭州時楚王馬氏

出城延接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好大哥御駕

六龍千古秀玉塔排仗出金門王仰重延入天冊府供養數

日方至夾山坐道場 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

寶蓋重重異地涌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

絃琴韻流沙界清和普應大千機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看品弄辨寶須知碧眼胡曰怎麼即清

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師曰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

洪音師自夾山遷至石門開山創寺再闡玄風上堂示衆曰

瑠璃殿上光輝之日日無私七寶山中晃耀之頭頭有據泥

牛運步木馬嘶聲野老謳譌樵人舞袖太陽路上古曲玄音

林下相逢復有何事僧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箇童兒

抱華鼓好好大哥莫攔我毬門路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 問如何是石門境師

曰遍界黃金無異色往來遊子罷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無相不居凡聖位經行鳥道沒蹤由 問衆手淘金誰是
得者師曰張三李四出金門遍握乾坤石人在曰恁麼即不
從人得也師曰三公九卿排班位看取金雞豎也無 問道
界無窮際通身絕點痕時如何師曰渺渺白雲漫雪岳轉身
玄路莫遲遲曰未審轉身路在什麼處師曰石人舉手分明
記萬年枯骨笑時看 問如如不動時如何師曰有什麼了
日曰如何即是師曰石戶非關鎖 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
鳥鳶飛叫頻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風射舊簾籠 因服
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爲什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
條鐵

襄州萬銅山廣德和尚

世住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山前人不住山後更忙忙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
登山水茅戶絕知音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

落又見柳條青 問盡大地是一箇死屍向什麼處葬師曰
北邙山下千丘萬丘 師因不安僧問和尚患箇什麼太羸
瘦生師曰無思不墜的曰恁麼即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
老僧患什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

郢州芭蕉和尚 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攏揔一木盆
定州石藏慧炬和尚 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只遮箇曰如何
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喫
茶去

前洛京白馬遁儒禪師法嗣

興元府青剎山和尚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
子拾生菜 問如何是白馬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
前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香城和尚初參通和尚問一似兩箇時如何通曰一箇

賺汝師乃省悟 僧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
峯前卓五彩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
問向上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鉤不出 問牛頭還得四祖
意否師曰沙書不點落千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
俵人天曰恁麼即人人有也師曰汝又作麼生 問囊無繫
蝱之絲厨絕聚蠅之糝時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前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咸秦人也姓高氏揔角之歲好遊佛宇
誓志出家父不能止禮圭峯溫和尚剃度後謁高安仁和尙
獨領微言潛通秘鍵尋迴洛卜于中灘創溫室院常施藥有
比丘患白癩衆惡之唯師延迎供養與摩洗垢穢斯須有神
光異香旣而辭去遂失所在所遺瘡痂馨香酷烈遂聚而塑
觀音像以藏之梁開平五年忽思林泉乃歸終南圭峯舊居

師一日閑步巖岫間，倏覩摩訶數珠銅瓶，梭笠觸之，即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欲就茲建寺，以贍昔因。當薙草開基，有祥雲蔽日，屯于峯頂，久而不散。因目爲重雲山。先是谷多猛獸，皆自引去。及塞龍潭，以通逕。潭中龍亦徙他所。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學侶臻萃。師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却。」問：「不意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如何？」履踐師曰：「我若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堆泥土。」問：「如何是重雲？」稱師曰：「任將天下勘。」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死不犯。」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四時不開。」華三冬，盛芳草。師再歸故山，創寺聚徒。涉四十五年，誨人之暇，撰歌頌千餘首。度弟子一千五百人。永興節度使王彥超早遊師戶庭，嘗欲披緇。師止之曰：「汝後當榮顯爲教門外護。」

則可矣厥後果如師言及鎮永興與師再會益加尊禮周顯
德三年丙辰夏六月師詣府辭王公屬以山門事至七月二
十四日體中無恙垂誡門人并示一偈曰我有一間舍父母
爲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住處事涉有憎愛
待他摧毀時彼此無相礙趺坐而逝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四
塔于本山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
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諷蓮經志求出家
伯父初不允因絕不飲食不得已而許之禮慧遠爲師十七
具戒二十五遊諸禪會著山白水咸受心訣二宗匠深器之
咸通十三年至江陵會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
棲遇安即止又值憨憨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
子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二逸士各有密言授

之尋抵天台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吾又衆請
住隱龍中和四年浙東饑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數
千時謂悲增大士乾寧中雪峯和尚經遊遺師按擱拂子而
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賣衣服香藥入山致請師領
徒至府庭署志德大師就功臣堂安置日親問法師請毒年
於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光明大會始於師也
師將辭歸山王加戀慕於府城建瑞龍院文鬱王改爲寶山院延請開
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慇懃懸記應矣 師上堂謂衆曰老僧
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爲
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當
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
亦無時可用設垂慈悲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
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

之輩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采華波中取月還著得心
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透
迴太甚還肯麼

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道汝不
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
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即一輪高挂萬國同觀
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至天成二年丁亥夏四月師乞
墳塔尚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勝地建塔創院賜名額令僧
守護仍改天台隱龍爲隱迹修塔畢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
護法恤民之事尅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主集在城宿德迎
引入塔壽八十有七臘七十

前撫州疏山匡仁禪師法嗣

疏山證禪師

第二世住

初參仁和尚得旨後遊歷諸方謁投子同

禪師投子問曰近離什麼處曰延平來投子曰還將得劔來

麼曰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上投子便
休師遂去三日後投子問主事新到僧在什麼處曰當時去
也投子曰三十年學馬伎昨日被驢撲師住後僧問如何
是就事學師曰著衣掃地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穩
曰向上事如何師曰溥際不收問如何是聲色中混融一
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聲色外別行一句師曰難逢
不可得

洪州百丈安和尚號明照禪師

第十一世住

問一藏圓光如何是

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是一藏圓光麼師曰更喫一碗茶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手巾寸半布

問萬法歸一一歸

何處師曰未有一箇不問

問如何是極則事師曰空王殿

裏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

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

認得時作麼生師本新羅國人自百丈統衆所度弟子道亘

等凡七人名從參嗣僉化一方師滅後門人寫影法眼讚曰
對目誰寫蟾輝碧池日面月面輪圓須彌須彌一指月面豪
芒明照禪師詎曰違方方塵不指大悲何起我謂玄功胡是
非是

筠州黃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論學因增受菩
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
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復於攝善
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閒泡幻身命何可留
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
偶二禪者接之款話謂南方頗多知識師何滯於一隅也師
從此迴志參尋屬關津嚴緊乃謂守吏曰吾非翫山水誓求
祖道他日必不忘恩也守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師
既爲法忘身迴時願無吝所聞師欣謝直造疏山時仁和尙

坐法堂受參師先顧視大眾後致問曰刹那便去時如何疏
山曰畱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畱塞虛空不如不去疏山
便休師下堂參第一坐第一坐曰適觀坐主祇對和尚語甚
奇特師曰此乃率爾實自偶然敢望慈悲開示愚迷第一坐
曰一刹那間還有擬議否師於言下頓省禮謝退於茶堂悲
喜交盈如是三日尋住黃蘗山聚眾開法第住終于本山今
塔中全身如生

隨州隨城山護國院守澄淨果大師 問如何是佛師曰遮
驢漢 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來師曰如何師曰堦下漢
問諸佛不到處什麼人履踐師曰聃耳鬚頭曰何人通得彼
中信師曰驢面獸頭 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錯 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問不落干將手如
何是太阿師曰七星光采耀六國罷燈塵

洛京長水靈泉歸仁禪師 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仰面獨
揚眉迴頭自拍手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洛河
水逆流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牛戴席帽過水著靴衫
延州伏龍山延慶院奉璘禪師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橫身卧海日裏挑燈 問如何是伏龍境師曰山峻水流急
三春足異華 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既是善知
識爲什麼却愛財愛色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師問火
頭培火了未曰低聲師曰什麼處得遮消息來曰不假多言
師曰省錢易飽喫了還饑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齋
冷飯曰又太寂寞生師曰僧家合如是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

師三

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曰三

門前去 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爲什麼不
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

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問重重開鎖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
爭得到遮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作麼生 問如何
是真中真師曰十字路頭泥佛子

洪州大雄山百丈超禪師

海東人也

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

金鷄玉兔聽遠須彌

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

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

僧辭問曰今日下山有人問和尚

說什麼法向他道什麼師曰但向他道大雄山上虎生師子兒

洪州天王院和尚

問國內按劒者是誰師曰天王

門百

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如何師曰不墮無壞爛

問如何是

佛師曰錯

常州正勤院蘆禪師

第一世住

魏府人也姓韓氏幼而出家老有

童顏得法於疏山之室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事若何師

曰適然蕭韶外六律不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

拍不散句後覓無蹤 僧問如何是正勤一條路師曰溼深三尺曰如何得到師曰闌梨從什麼處來 問如何是禪師曰石裏蓮華火裏泉曰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峯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多少師曰泥人落水木人滂師晉天福中將順寂預告大衆及期闔城士女奔走至院師囑付訖怡然坐化門人葬于院後經二稔發塔觀全身儼然髮爪俱長乃於城東關維收舍利真骨重建塔

襄州後洞山和尚 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龍頭蛇尾瞿闍一劒

京兆三相和尚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覓縫不得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對面不得見

前樂普元安禪師法嗣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父任牧守母因夢

金像而覺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羣言年二十七忽厭浮幻潛詣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受具唐天復中南謁樂普安禪師師器之容其入室仍典園務力營衆事有僧辭樂普樂普曰四面是山闌梨向什麼處去僧無對樂普曰限汝十日內下語得中即從汝發去其僧冥搜久之無語因經行偶入園中師怪問曰上坐豈不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不得已代曰竹密豈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囑之曰祇對和尚不須言是善靜語也僧遂白樂普樂普曰誰下此語曰某甲樂普曰非汝之語僧具言園頭所教樂普至晚上堂謂衆曰莫輕園頭他日住一城隍五百人常隨也師尋辭樂普北還故山結廬而止道俗歸向復遊峨嵋迴住興元連帥王公禮重後歸故鄉屬兵火之後舊寺荒廢節帥劉永安禪苑以居之徒衆五百餘僧問知有

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什麼曰不可無也師曰恁麼即
合道得曰道即不無爭奈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
遲問如何是納衣向上事師曰龍魚不出海水月不吞光
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並頭踏雪睡
月明驚起兩遲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上畫枯松蜂
來不見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觀者
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問如何
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望曉論劫不明曰劫後如何明師曰
一句不可得師往遊梵道避昭宗蒙塵之亂以漢開運丙午
歲冬鳴犍稚集僧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壽八十有九
臘六十勅謚淨悟禪師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問未作人身以前作什麼來師曰
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氣月前分問疋馬單槍直入時

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槍猶較秦王一步在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雕隨箭落李廣不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筭問蠅螬飲雲根時如何師曰金輪天子下閭浮鐵漫頭上金花異

鳳翔府青峯山傳楚禪師涇州人也性淳貌古眼有三角承樂普開示心地俾宰于衆事一日樂普問曰院主汝去什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揔是曰得即也得汝向後有山住箇雪窟定矣自受記乃訪于白水白水問樂普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白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白水曰此是樂普底你作麼生師曰非但樂普夾山亦不奈何曰夾山爲什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師住後有僧問佛魔未現

向什麼處應師曰諸上坐聽祇對 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
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穿過觸體不知痛處 問如
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鄧州中度和尚 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案中主師曰金雞
常報曉時人不自知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萬機昧不得
曰未審照何物師曰什麼物不照 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
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真常塵不染海內百川流
問請和尚離聲色外答師曰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和尚初問樂普月樹無根枝覆蔭請師直指妙幽
微樂普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渌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
領旨承嗣 問蛇師爲什麼被蛇吞師曰幾度扣問拈不出
京兆卧龍和尚 初開堂有僧問杲日符天際珠光照舊都
浦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劍揮時豈該明暗

前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清院師魏和尚號通玄禪師 僧問枝分夾嶺的紹

逍遙寶坐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遙迴物外物外霞不生

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爲的曰怎

麼卽一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京北白雲無休禪師 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曰歸依佛

歸依法歸依僧 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前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 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曰萬

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迴殊雪嶺安巢

節有異許由挂一瓢 問六門不通如何通信師曰閤梨外

邊與誰相識 問脫籠頭卸角馱來時如何師曰換骨洗腸

投紫塞洪門切忌更銜蘆 問從上諸聖將何示人師曰有

異祖龍行化節迴超棲鳳越揚塵 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
師曰寶御珍牀猶尚棄誰能歷劫傍他門 問衆手淘金誰
是得者師曰黃帝不曾遊赤水珠承罔象也虛然 問雪覆
蘆華時如何師曰雖則浮疑呈瑞色太陽暉後却迷人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樂普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
其水脉樂普曰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師不愜意乃參盤
龍語同前問盤龍曰移舟不辨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 問如何是正
法眼師曰拄杖孔 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浪浪宕宕

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畝塞虛空曰畝塞虛空即不問如
何是一句師乃打之 師凡有新到僧未許參禮先令運土
三擔而示偈曰南山路仄東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
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師肉髻螺紋金陵李氏嚮其道

譽迎請供養待以師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動斤斧曰如何不動斤斧師曰木平時大法眼禪師有偈贈曰木平山裏人自古言復少相看陌路同論心秋月皎壞納線非蠶助歌聲有鳥城闕今日來一漚曾已曉師異迹頗多此不繁述滅後門人建塔刊石影本國謚眞寂禪師塔曰普慧

陝府龍谿和尚

上堂謂衆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不免

老僧下一箇橛作麼生免得下橛衆無對師自代曰下去

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已多時前撫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泉山和尚初參黃山門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對曰整戶不開龍無龍句黃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黃山曰擺手出漳江黃山復問卞和到處荆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

靈鶴不於林下憇野老不重太平年黃山深肯之師住後
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渥

問請師挑掃

他狄切

師曰擲鼓轉船頭棹挑波裏月

前洛京韶山窠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和尚 僧問如何是祝融峯前事師曰巖前瑞草

生 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何如師曰萬里長沙

駕鐵船 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行思和尚第七世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法嗣十三人見錄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

福州安國慧球禪師

杭州天龍重機禪師

福州僊宗契符禪師

婺州國泰瑫禪師

衡嶽南臺誠禪師

福州白龍道希禪師

福州螺峯沖奧禪師

泉州睡龍山和尚

天台雲峯光緒禪師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

福州永興祿和尚

天台國清師靜上坐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法嗣二十六人見錄

泉州招慶道匡禪師

杭州龍華彥球禪師

杭州保安連禪師

福州報慈光雲禪師

廬山開先紹宗禪師

婺州報恩寶資禪師

杭州傾心法瑫禪師

福州水陸洪儼禪師

杭州廣嚴咸澤禪師

福州報慈慧朗禪師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

福州枕峯青換禪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

福州長慶弘辯大師

福州東禪可隆大師

福州僊宗守玘禪師

撫州永安懷烈禪師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

新羅龜山和尚

吉州龍須山道房禪師

福州祥光澄靜禪師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

杭州報慈從環禪師

杭州龍華契盈禪師

杭州龍冊寺道忞禪師法嗣五人

見錄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

復州資福智遠禪師

筠州洞山龜端禪師
已上二人無接緣語句
溫州景豐禪師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法嗣一人

法進禪師無機緣語句不錄

漳州報恩懷嶽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潭州妙濟師浩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禪師法嗣十一人見錄

杭州天竺山子儀禪師

福州鼓山智嚴禪師

福州龍山智嵩禪師

泉州鳳凰山強禪師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

福州鼓山智嶽禪師

襄州定慧和尚

福州鼓山清諤禪師

金陵淨德冲煦禪師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

前福州玄沙師備禪師法嗣

行思和尚
第七世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人也姓李氏爲童兒時日一素

食出言有異旣冠辭親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毗尼一日爲衆升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犯但律身而已非眞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雲峯參訊勤恪然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宗一大師一言啓發廓爾無惑玄沙嘗問曰三界唯心汝作麼生會師指偈子曰和尚喚遮个作什麼玄沙曰偈子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玄沙曰我喚遮个作竹木汝喚作什麼曰桂琛亦喚作竹木玄沙曰盡大地覓一个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玄沙每因誘迪學者派出諸三昧皆命師爲助發師雖處衆韜晦然聲譽甚遠時潭牧王公請於閩城西之石山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駐錫焉僅逾一紀後遷止漳州羅漢院大闡玄要學徒臻湊師上堂曰宗門玄妙爲當只恁麼也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个什麼若無去不可將三个字

便當却宗乘也何者三个字謂宗教乘也汝才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遮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什麼作平實把什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个什麼揀个什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蟆老鷄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揀擇去若那裏有个意度摸樣只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坐莫錯即今聲色縱縱地爲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汝靈性金剛秘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聲貫破汝耳色穿破汝眼緣即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尔不容也若不相及又什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閒又道是圓常平實

什麼人恁道未是黃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垂些子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宗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點宵若論殺盜姪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个謗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莫將爲等閑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

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你道成兩句也 問不會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誰是不會者曰滴來道了也師曰莫自屈 問八字不成以字不是時如何師曰汝實不會曰學人實不會師曰看取下頭注脚 問如何是沙門正命食師曰喫得麼曰欲喫此食作何方便師曰塞却你口 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不向你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是我家風 問如何是法王身師曰汝今是什麼身曰恁麼即無身也師曰苦痛深 師上堂才坐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俱錯

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撲 問一佛出世普爲羣生和
尚今日爲个什麼師曰什麼處遇一佛曰恁麼即學人罪過
師曰謹退 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表裏看取 問如何
是諸聖玄旨師曰四楞塌地 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由
汝 問如何是十方眼師曰眨上眉毛著 問因請保福齋
令人去傳語曰請和尚慈悲降重保福曰慈悲爲阿誰師曰
和尚恁麼道渾是不慈悲 師翫月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
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僧曰和
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 師見僧來舉拂子曰還
會麼僧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拂子便道示學
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 師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
讚歎禮拜師曰見我豎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埽地豎起埽
帚爲什麼不讚歎玄覺云一紙豎起拂子拈一種物有肯底
不肯底道理且道利害在什麼處

僧問承教有言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如何是非相師曰
燈籠子 問如何是出家師曰喚什麼作家 師問僧什

麼處來曰秦州來師曰將得什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
汝為什麼對衆謾語其僧無語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鴛鴦
僧曰鴛鴦出在隴州師曰也不較多 師問僧什麼處來

曰報恩來師曰何不且在彼中僧曰僧家不定師曰既是僧

家為什麼不定僧無對

玄覺代云謝和尚問

師住地藏時僧報云保

福和尚已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

僧問法眼古人意旨如何法眼

云蒼天

後王公上雪峯施衆僧衣時有從衲上坐者不在有

師弟代上名受衣衲歸師弟曰某甲爲師兄上名了衲曰汝

道我名什麼師弟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云什麼處

是貪處師又代云兩度上名

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衲上坐兩度上名處

師與長

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云好一朵牡丹花長慶云莫

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朵花

玄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只如羅漢恁麼道落在什麼處

師問僧汝在招慶有什麼異聞底事試舉看僧曰不敢錯舉師曰真實底事作麼生舉僧曰和尚因什麼如此師曰汝話

難也

僧眾晚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日一度上堂王太傅

二時相助

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是汝本來心

僧問師居寶坐說法度人未審度什麼人師曰汝也居寶坐度什麼人僧問鏡裏看形見不難如何是鏡師曰還見形麼

僧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末師曰總有也

師因疾

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地曰汝道遮个還痛否僧曰和尚問阿誰師曰問汝僧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師後唐天成三年戊子秋復屆闔城舊止徧遊近城梵宇已俄示疾數日安坐告終壽六十有二臘四十茶毗收舍利建塔于院之西隅稟遺教也清泰二年乙未十二月望日入塔

出禮拜師曰莫教觸體撈損 問如何是靈山會上事師曰
少得靈利底僧曰忽遇靈利底作麼生師曰遮懣懣 師上堂
示衆曰諸人若要商量向觸體後通取消息來相共商量遮
裏不曾障人光明 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問師
便喝出 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曰料汝承當不得僧曰
重多少師曰遮般底論劫不奈何 師問了院主只如先師
道盡十方世界是真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眼
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師唐乾化三年癸酉八月十七
日不疾而逝

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真大師台州黃巖人也自玄沙得法迴
入浙中錢武肅王請說法住持 上堂示衆曰若直舉宗風
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石若言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
十方世界都是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麼道所以常說盲

聾瘡瘰是僊陀滿眼時人不奈何只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
象與森羅 僧問如何是璿機不動師曰青山數重僧曰如
何是寂尔無根師曰白雲一帶 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
兔角生也僧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龜毛落也 問蓮華
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有僧曰出水後如何師曰馨
香目擊 問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分光景何消指手樓
福州僊宗院契符清法大師 初開堂日有僧問師登寶坐
合談何事師曰剔開耳孔著僧曰古人爲什麼道非耳目之
所到師曰金櫻樹上不生梨子僧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
曰汝作麼生問 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舉手隔千里
休功任意看 問飛岫巖邊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
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惛惛爭奈何僧曰優曇華拚人皆覩
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閤梨若問宗乘意不如靜處薩婆訶

問如何是大閩國中諸佛境界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輕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問諸聖收光歸源後如何師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僧曰未審今時人如何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婺州金華山國泰院瑫禪師上堂曰不離當處咸是妙明真心所以玄沙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爭似國泰有末頭一句僧問如何是國泰末頭一句師曰闍黎上太遲生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專甲與老兄是弟子問達磨來唐土即不問如何是未來時事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僧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鏡

衡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什麼處得此消息僧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已問潭清月現是何人境界師曰不干你事僧曰相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

月不可得 問離地四指爲什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量在
僧曰此量爲什麼人施師曰不爲聖人

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福州閩縣人也 師上堂曰不

要舉足是誰威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切喜勿
交涉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從什麼處來 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汝早禮三拜 問不責上來請師直道師曰

得 問如何是正真道師曰騎驢覓驢 問請師答無賓主

話師曰昔年曾記得僧曰即今如何師曰非但耳聾耳亦兼眼

暗 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夢見个什麼 問學人

擬申一問請師裁師曰不裁僧曰爲什麼不裁師曰須知好

手 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少遇聽者 問不涉

脣鋒乞師指示師曰不涉脣鋒問將來僧曰恁麼即羣生有

賴師曰莫閑言語 問請和尚生機答話師曰把紙筆來錄

將去 問如何是思大口師曰出來向你道僧問學人即令
見出師曰曾賺幾人來 問承古人有言觸髅常干世界鼻
孔毛觸家風如何是觸髅常干世界師曰近前來向你道僧
曰如何是鼻孔毛觸家風師曰退後去別時來

福州螺峯冲奥明法大師先住白龍 師上堂曰人人具足
人人成見爭怪得山僧珍重 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
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荅俱備僧曰恁麼即眞如法界無
自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聖莫測 問如何是螺
峯一句師曰苦 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惆悵松蘿境界危
泉州睡龍山和尚 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以杖趁之僧
乃走師曰住住向後遇作家舉看師上堂舉拄杖云三十年
住山得此拄杖氣力時有僧問和尚得他什麼氣力師曰過

谿過嶺東挂西挂

招慶開云我不怎麼道僧問和尚作麼生道招慶以杖下地挂行

天台山雲峯光緒至德大師

上堂曰但以衆生日用而不

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淮濟一切含靈從一

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若

要易會上坐日用亦復不知

僧問日裏僧臥像夜裏像臥

僧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闍梨豈不是從茶堂裏來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福州永泰人也泉州百丈村堯率院

受業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穎悟幽旨玄沙記曰

子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

畜童侍隱于小界山刻大朽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凡經游

僧至隨叩而應無定開示

僧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

符到奉行曰怎麼即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邪邪問西

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曰未審此是什麼

義師曰遮个是張家打僧擬進語師以錫攏切蒼之密清豁

冲煦二長老嚮師名未嘗會遇一旦同訪之值師采粟豁問
曰道者如庵主在何所師曰從什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
什麼得到遮裏曰遮裏是什麼處所師揖曰去那下喫茶去
二公方省是師遂詣庵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
觀豺虎奔至庵前自然馴擾豁因有詩曰行不等閑行誰知
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
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二公尋於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
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卒豁雖承指喻而後於睡龍印可
乃嗣睡龍住漳州保福

福州蓮華山永興祿和尚 閩王請師開堂日未升坐先於
坐前立云大王大衆聽已有真正舉揚也此一會揔是得聞
豈有不聞者若有不聞彼此相謾去也方乃登坐 僧問國

王請師出世未委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徹古傳今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毛頭顯沙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山國清寺師靜上坐始遇玄沙和尚示衆云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乃躡前語而問曰只如教中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玄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坐 嘗有人問曰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荅曰如或夜閑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

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師因觀敎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偈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坐荅曰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為二靜上坐並終於本山今國清寺遺蹤在焉前福州長慶院慧稜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自稜和尚始居招慶師乃入室參侍暨稜和尚召入長樂府盛化于西院師繼踵住於招慶學衆如故 師上堂曰聲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殊乖道體爲什麼如此大衆且道從來合作麼生 又謂衆曰招慶今夜與諸人一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衆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拄杖僧禮拜師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僧曰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此

是盲龜之意 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非行不行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蚊子上鐵牛 問如何是在匣劍師良久僧罔措師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 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其僧禮拜起師又曰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 問文殊劍下不承當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人僧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汝話墮也 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 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較中更較去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顛八倒 問學人根思遲迴乞師曲運慈悲開一線道師曰遮个是老婆心僧曰悲華剖圻以領尊慈從上宗乘事如何師曰恁麼須得汝親問始得 師問僧什麼處去來僧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無僧曰有師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僧無語師曰汝若道不得

問我我與汝道僧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師曰賺殺人
因地動僧問還有不動者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動者師
曰動從東來却歸西去 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否師曰
有僧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著 問如何是招慶深
深處師曰和汝沒却 問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還共汝
知聞麼 師上堂僧衆擁法坐師曰遮裏無物諸人苦恁麼
相促相拶作麼擬心早勿交涉更上門戶千里萬里今旣上
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拋與諸人好麼師復問還接得也未
衆無對 師曰勞而無功汝諸人得恁麼鈍看他古人一兩
个得恁麼快才見便負將去亦較些子若有此个人非但四
事供養便以瑠璃爲地白銀爲壁亦未爲貴帝釋引前梵王
從後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亦未爲足直得如是猶
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杭州龍華寺彥球實相得一大師 開堂日謂衆曰今日既
升法坐又爭解諱得只如不諱底事此衆還有人與作證明
麼若有即出來相共作个勝樣時有僧問郡尊請師如何舉
揚宗旨師曰汝到別處切忌謬傳 問此坐爲從天降下爲
從地涌出師曰是什麼僧曰此坐高廣如何升得師曰今日
幾被汝安頓著 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
聞師曰同我者擊其大節僧曰酌然俊哉師曰去般水漿茶
堂裏用去 師又曰從前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
今日郡尊及諸官寮特垂相請不勝荷媿山僧更有末後一
句子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立云還有人買麼若有人買即
出來若無人買即賤貨自收久立珍重 師有時上堂云好
時好日速道速道又曰大衆近前來聽老漢說第一義大衆
近前師便打趁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更加霜

杭州臨安縣保安連禪師 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曰問有什麼難 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豫章鐵柱堅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漳江親到來 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冠子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死虎足人看 問一問一答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不驚人之句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大師 上堂云差病之藥不假驢馱若據今夜各自歸堂去也珍重 僧問承聞超覺有瑣口訣如何示人師曰賴我拄杖不在手僧曰恁麼即深領尊慈也師曰待我肯汝即得 師入府閩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曰大王曰應千差是什麼心王曰什麼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請問那邊問王曰道師謾別人即得 問大衆臻

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曰恁麼即不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什麼處會曰若有處所即孤負和尚師曰即恐不辨精麤 問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此意如何師曰有什麼疑訛 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打之 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待商量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稟性朴野不羣流俗少依本部流水寺出家受具入長慶之室密契真要初結庵於虔州了山二十載道聲遐布江南國主李氏建寺請轉法輪玄徒輻湊暨國主巡幸洪井躬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出問如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拾枯柴煮布水國主益加欽重後終於山寺靈塔存焉

婺州金鱗報恩院寶資曉悟大師 上堂大眾立久師曰諸

兄弟各詣山門來主人口如匾擔相似莫成相違負也無久
在衆兄弟也未要怪訝著若帶參學眼何煩久立各自歸堂
珍重 師開方丈基僧問丈基已成如何通信師曰不可昧
兄弟此問僧曰不昧底事作麼生師曰青天白日 問學人
初心請師示个入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僧曰不會師
曰獨掌不浪鳴 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闍梨入衆
日淺 問古人拈槌豎拂意如何師曰報恩截舌有分僧曰
爲什麼如此師曰屈著作麼 問如何是文殊劍師曰不知
僧曰只如一劍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曰山僧只管二時齋
粥 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背後是什麼立地僧曰學人
不會乞師再示師提拄杖曰汝不會合契多少拄杖 問如
何是具大慙愧底人師曰開口取合不得僧曰此人行履如
何師曰逢茶即茶遇飯即飯 問如何是金剛一隻箭師曰

道什麼其僧再問師曰過新羅國去也 問波騰鼎沸起必
全真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僧曰恁麼即非次也師曰
你語墮也又曰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問去却賞罰如
何是吹毛劒師曰延平屬劒州僧曰恁麼即喪身失命去也
師曰錢塘江裏潮

杭州傾心寺法瑫宗一禪師 上堂云大衆不待一句語便
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
酬得去也遮裏與諸人爲怪笑若酬不得去也諸人與遮裏
爲怪笑珍重 問如何揲實免見虛頭師曰汝問若當衆人
盡鑒 問恁麼來皆不丈夫只如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
分也無師曰出兩頭致一問來僧曰什麼人辨得師曰波斯
養兒 問佛法去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僧曰
爲什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問什麼僧曰若不遇於師

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門 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
可惜許問僧曰怎麼即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閑辭
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長年
一納衣僧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鵲來頭上語雲
向眼前飛 問承古人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曰又是
發人業僧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 問請去賞
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冊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 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坐捧香鑪巡
行大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 僧問離却百非兼
四句請師盡力爲提綱師曰落在什麼處僧曰怎麼即人天
有賴師曰莫將惡水澆潑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展和尚保福問曰
汝名什麼師曰咸澤保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云誰是枯

涸者保福曰我是師曰和尚莫謾人好保福曰却是汝謾我
師後承長慶印記住廣嚴道場 僧問如何是覲面相呈事
師下禪牀曰尊體起居萬福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
人師曰城中青史樓雲外高峯塔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幽澗泉清高峯月白 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
雲三間茆屋僧曰畢竟作麼生師曰旣無維那兼無典坐
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師子石前靈水響雞籠山上白猿啼
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 上堂曰從上諸聖爲一大事因緣
故出現於世遞相告報是汝諸人還會麼若不會大不容易
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麼僧曰怎麼即學人
不疑也師曰爭奈一翳在目何 問三世諸佛盡是傳語人
未審傳什麼人語師曰聽僧曰未審是什麼語師曰你不是
鍾期 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不可更撒沙

福州怡山長慶常慧禪師 僧問王侯請命法嗣怡山鎖口之言請師不謬師曰得僧曰恁麼即深領尊慈師曰好與莫鈍置人 問不犯宗風不傷物議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 問燄續雪峯印傳超覺不違於物不負於人不 在當頭即今何道師曰違負即道僧曰恁麼即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識好惡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 上堂曰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
離添過猶有負慙諸人且作麼生體悉 僧問學人欲見和
尚本來師時如何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僧曰怎麼即不得
見去也師曰灼然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 上堂曰更不展席珍重却問僧還
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將謂闍梨到百丈

福州枕峯觀音院清換禪師
上堂曰諸禪德若要論禪說

道舉唱宗風只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裏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毗沙門王始終未求外寶旣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取處分也 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僧曰如何體得師曰不可谷裏尋聲更求本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 上堂曰未曾暫失全體現前恁麼道亦是分外旣恁麼道不得向兄弟前合作麼生道莫無道處不受道麼莫錯會好 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道 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何不禮謝 問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福州長慶院弘辨妙果大師 一日上堂於坐側立云大衆各歸堂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未會得山僧謾諸人去也遂

乃升坐 僧問海衆雲臻請師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師曰遮
个是方便門僧曰恁麼即大衆側聆去也師曰空側聆作麼
問超覺後焰妙果傳燈去却語默動靜如何相示師曰還解
怪得麼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大師 初開堂有僧問遠棄九峯丈
室來坐東禪道場人天瞻仰於尊顏願賜一言而演說師曰
堯風千載了空不昧於閨梨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當不當
問如何是道師曰正是道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分明向汝
道 師上堂曰大好省要自不仙陀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
堂向火珍重 問如何是普賢第一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福州僊宗院守玘禪師 一日不上堂大衆入方丈參師
曰今夜與大衆同請假未審還給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即先
言者負珍重 僧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

他無師曰消不得僧曰爲什麼消不得師曰爲汝常在僧曰只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曰驢年去僧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向無賓主處問將來

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衆集師顧視左右曰患

謬作麼便歸方丈又一日上堂良久曰幸自可怜生又被

污却也又曰大衆正是著力處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

一句請師爲學人道師曰向後莫錯舉似人

福州閩山今含禪師初住永福院上堂曰還恩恩滿賽願

願圓便歸方丈僧問旣到妙峯頂誰人爲伴侶師曰到僧

曰什麼人爲伴侶師曰喫茶去問明明不會乞師指示師

曰指示且置作麼生是你明明底事僧曰學人不會再乞師

指示師曰七棒十三

新羅龜山和尚有舉相國裴公休啓建法會問看經僧是

什麼經僧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僧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什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吉州龍須山資國院道殷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雪 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須山師曰千山萬山僧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 問不落有無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

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安鼎沸僧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松老五雲披 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門下平章事宮闈較幾重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長慶問曰汝名什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長慶代云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喻旨師住後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卓火其

僧因尔有悟

杭州報慈院從環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少投石梯出家初住越州稱心寺後住茲院 僧問古人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開欲免心中開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僧曰如何是心中開師曰那畔雀兒聲師開寶六年癸酉六月十四日辰時沐浴易衣告門人付囑訖右脇而逝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大師本福州黃蘗山受業於長慶頌旨住後僧問如何是龍華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 問如何是三世諸佛道場師曰莫別瞻禮僧曰恁麼則亘古亘今師曰是什麼年中 問如何是黃蘗山主師曰謝仁者相訪 問如何是黃蘗境師曰龍吟瀑布水雲起翠微峯

前杭州龍華寺道愆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 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疑不惑
去師曰好僧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珍重 有僧來禮
拜師曰子亦善問吾亦善答僧曰恁麼即大衆久立師曰抑
逼大衆作什麼 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劒師曰錢塘江
裏好渡船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可殺新鮮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 有俗士時謂之鐵脚忽因騎馬有僧
問師既是鐵脚為什麼却騎馬師曰褱帶不因遮腹痛幞頭
豈是禦天寒 有俗官問和尚恁後生為什麼却爲尊宿師
云千歲只言朱頂鶴朝生便是鳳皇兒 師有時云此个事
得恁難道有僧出曰請師道師曰睦州溪苔錦軍石耳
復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連江人也童蒙出家詣峽山觀
音院法宣禪師落髮受具給侍勤恪專於誦持一日宣禪師
謂曰觀汝上根堪任大事何不徧參而滯於此乎師遂禮辭

歷諸方至越州鏡清禮順德大師因問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順德曰大家要知師曰斯則衆眼難謾順德曰理能縛豹師因此發悟玄旨周顯德三年丙辰復州刺史率寮吏及緇黃千衆請師於資福院開堂說法時謂東禪院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峯前月鏡湖波裏明

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和尚今日有何禎祥師曰一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如何是直示一句師曰是什麼師又曰還會麼會去即今便了不會塵沙等劫只據諸賢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而天徧地森羅萬象自己家風佛與衆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爲性地眞常不勞修證師又曰要知此事當陽顯露並無寸草蓋覆便承當取最省心力師如是爲衆涉于二十二載太平興國二年丁丑九月十六日聲鍾辭衆至二十七日辰時恬然坐化壽

八十三臘六十三

前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法嗣

漳州妙濟院師浩傳心大師曾住郴州香山 僧問擬即第

二頭不擬即第三首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 僧問古人斷

臂當為何事師曰我寧可斷臂 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

知我好心 問如何是香山劒師曰異僧曰還露也無師曰

不忍見 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師曰切不得錯舉 問如

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兩口無一舌 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僧曰到

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 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阿難亦

不知僧曰為什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陞 問如何是香山寶

師曰碧眼胡人不敢定僧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

因僧舉聖僧塑像被虎咬乃問師既是聖僧為什麼被大蟲

咬師曰疑殺天下人 問如何是無慙愧底人師曰聞黎舍
奧棒

前福州鼓山神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山子儀心印水月大師温州樂清縣人也姓陳氏
初遊方謁鼓山因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
上來乞師非時荅話鼓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
何鼓山曰汝何費力師自此承言領旨便往浙中錢忠懿王
聆其道譽命開法宇羅漢光福二道場海衆臻湊 師上堂
示衆曰久立大衆更待什麼不辭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迷
歸路時寒珍重 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僧曰如何
薦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 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
何且置其僧乃問只如興工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只
待局終不知柯爛 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僧曰文殊因

何讚師曰同案領過僧曰維摩又如何師曰頭上三尺巾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洋海裏一星火僧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即圍鑪向猛火僧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即竹林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郎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毗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僧曰恁麼即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其僧罔措師喝之師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慧履已歸西國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鼓山有掣鼓奪旗之說師曰如何師曰敗將不忍誅僧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汝三奠問世尊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鷄林空變色眞歸無所歸僧曰夫子必定何之師曰朱實殞勁風繁英落素秋僧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識吾歸處

東西南北柳成絲 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卷吟中箔濃煎睡後茶師迴故里雍熙三年示滅門人闍維收舍利建塔

建州白雲智作真寂禪師永貞人也姓朱氏容若梵僧禮鼓山國師披剃二十四具戒一日鼓山上堂召大衆衆皆迴眸鼓山披襟示之衆罔措唯師朗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參次鼓山召令近前問曰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立而已鼓山莞然哥之自爾游吳楚却復閩川初住南峯次住建州白雲院 師上堂曰還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麼待山僧向宗乘中荅時有僧禮拜才起師便歸方丈 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裏蓮生僧曰如何是觸體裏眼睛師曰泥牛入水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具眼麼僧曰恁麼即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猢猻入布袋 問如何是延平津師

曰萬古水溶溶僧曰如何是延平劍師曰速須退步僧曰未
審津與劍是同是異師曰可惜許漢乾祐二年己酉江南國
主李氏延居奉先賜紫衣師名上堂升坐衆咸側聆師曰相
謾去也還知得麼可不聞昔日靈山多少士衆只道迦葉親
聞今日叨奉恩命俾揚宗教不可異於靈山也既不異靈山
諸仁者作麼生相體悉也莫泥他古今但彼此著些精彩大
家驗看是什麼 僧問靈山一會不異而今未審親聞底事
如何師曰更舉曰怎麼即人天有賴師曰闍梨且作麼生
問賢王請命大展法筵祖嗣西來如何指示師曰分明記取
曰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也未在 僧問如何是奉先境師
曰一任觀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莫無禮 問如何是
奉先家風師曰即今在什麼處僧曰怎麼即大衆有賴也師
曰關汝什麼事 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不是奉先道不得

鼓山智嚴了覺大師

第二住

師上堂曰多言復多語猶來返

相悟珍重 僧問石門之句即不敢問請師方便師曰問取

露柱 問國王出世三邊靜法王出世有何恩師曰還會麼

僧曰幸遇明朝輒伸呈獻師曰吐却著僧曰若不禮拜幾成

無孔鐵鎚師曰何異無孔鐵鎚

福州龍山智嵩妙空大師

師上堂曰幸自分明須作遮个

節目作麼到遮裏便成節目便成增語便成塵玷未有如許

多時作麼生

僧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輻湊於禪庭

至理若爲於開示師曰亦不敢孤負大衆僧曰恁麼即人天

不謬躬勤請頓使凡心作佛心師曰仁者作麼生僧曰退身

禮拜隨衆上下師曰我識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

僧問燈傳鼓嶠道霸溫陵不跨石門

請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曾撞出僧曰恁麼即今日親

聞師子吼他時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遮裏塗污人問白浪滔天境何人住太虛師曰靜夜思堯鼓迴頭聞舜琴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

上堂曰若舉宗乘即院寂徑荒若留

委問更待个什麼還有人委麼出來驗看若無人委莫略虛好僧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僧曰如何是法王

師曰一句令當行僧曰二王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麼

福州鼓山智岳了宗大師福州人也初遊方至鄂州黃龍問

曰久嚮黃龍到來只見赤班蛇黃龍曰汝只見赤班蛇且不

識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

作麼生曰性命難存師曰怎麼即被他吞却也曰謝闍梨供

養師當下未省覺尋迴受業山禮觀國師和尚啓發微旨而

後次補山門爲第三世上堂曰我若全舉宗乘汝向什麼

處領會所以向汝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僧問諸餘即不

問如何是誕生王種師曰金枝玉葉不相似是作麼生僧曰
恁麼即同中不得異師曰不得異事作麼生僧曰金枝爭能
續師曰猶是闌外之辭 問虛空還解作用也無師拈起拄
杖曰遮个師僧好打僧無語

襄州定慧和尚 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無人不驚僧
曰學人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 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
宗師曰闌梨還具慙愧麼僧便喝師無語

福州鼓山清諤宗曉禪師得法於受業和尚

鼓山第
四世師

問亡

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時寒不出手

金陵淨德道場冲晦慧悟禪師福州人也姓和氏幼不染薰
血自擔出家登鼓山剃度得法受記年二十四於洪州豐城
爲衆開演時謂小長老周顯德中江南國主延住光睦

僧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師曰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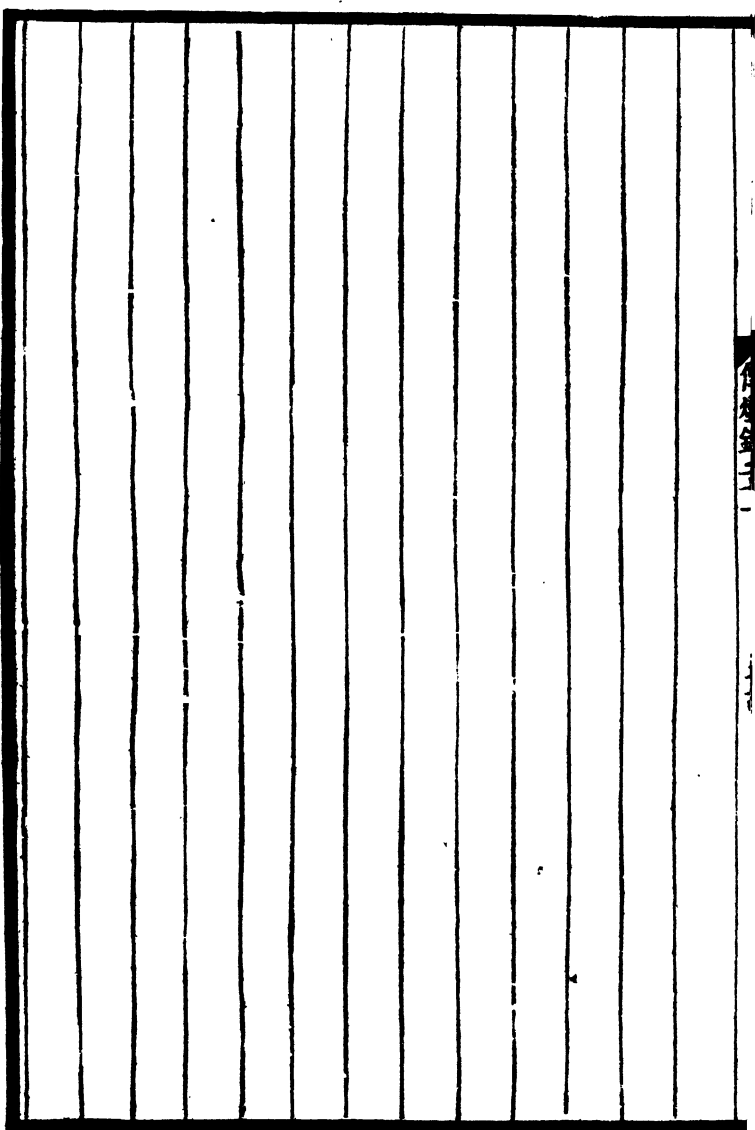
知有大道師次住廬山開先後居淨德並聚徒說法開寶八年歸寂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福州長樂人也姓陳氏六歲辭親禮鼓山披削十五納戒於國師言下發明真趣暨國師圓寂乃之建州白雲閩帥王氏奏賜紫號崇因大師晉天福八年金陵興師入建城時統軍查元徽至院師出延接查問曰此中相見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查後請師歸金陵國主命居長慶院攝衆周顯德初退歸建州卓庵時節度使陳誨創顯親報恩禪苑堅請住持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華亂墜未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

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草鞋木履開寶三年五月江南後主再請入住報恩淨德二道場來往說法改號妙行禪師當年十一月示疾預辭國主二十日平旦聲鍾召大眾囑付訖

儼然坐亡壽五十有五臘四十國王厚禮茶毗收舍利三百
餘粒并靈骨歸葬于建州雞足山卧雲院建塔師風神清灑
操行孤標二十年不服絲綃唯衣紙布辭藻札翰並皆冠衆
五處語要偈頌別行于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十一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

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法嗣七人見錄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

杭州餘杭功臣院道閑禪師

衢州鎮境遇緣禪師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

台州白雲迺禪師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杭州龍冊寺子興禪師

温州佛嶼知默禪師

福州安國院弘瑫禪師法嗣九人見錄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

福州安國從貴禪師

福州怡山藏用禪師

福州永隆彦端禪師

福州林陽志端禪師

福州興聖滿禪師

福州僊宗明禪師

福州安國祥和尚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法嗣二十五人見錄

泉州招慶省燈禪師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

舒州白水如新禪師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

福州報慈文欽禪師

泉州萬安清運禪師

漳州報恩熙禪師

泉州鳳凰山從琛禪師

福州永隆瀛和尚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

潭州歙麓和尚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

泉州後招慶和尚

朗州梁山簡禪師

洪州建山澄禪師

福州康山契穩禪師

潭州延壽慧輪大師

泉州西明琛禪師

福州升山柔禪師
福州法操禪師
襄州鷲嶺和尚

睦州游連和尚
師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南嶽金輪觀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後衡嶽金輪和尚

泉州睡龍山道溥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漳州保福清豁禪師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六十一人二十五人見

見第二
十三卷

韶州白雲祥和尚

朗州德山緣密禪師

潭州南臺道遵禪師

韶州雙峯山竟欽和尚

韶州資福和尚

廣州黃雲元禪師

廣州龍境倫禪師

韶州雲門爽禪師

韶州白雲聞和尚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

韶州淨法章和尚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

岳州巴陵顥鑒大師

連州地藏慧慈大師

英州大容諲禪師

廣州羅山崇禪師

韶州雲門寶禪師

郢州臨谿育脫和尚

廣州華嚴慧禪師

韶州舜峯韶和尚

隨州雙峯師寬禪師

英州觀音和尚

韶州林泉和尚

韶州雲門煦和尚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

行思禪師第七世

前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

師上堂大衆立久師曰媿諸禪德已

省提持若是徇聲聽響不如歸堂向火珍重 僧問如何是

瑞巖境師曰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閒僧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岳微微細雨洒簾前僧曰未

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閻梨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 僧問全身佩劔時如何師曰落僧
曰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炙地 問如何是六通境師曰滿目
江山一任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來僧曰離
二途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
水千徒與萬徒 問擁毳玄徒請師指示師曰紅鑪不墜鴈
門關僧曰如何是紅鑪不墜鴈門關師曰青霄豈怯衆人攀
僧曰還有不知者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
榜上無名 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萬家明月朗 問如
何是第二月師曰山河大地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 僧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
曰過在遮邊僧曰還有進處也無師曰冰消瓦解
杭州餘杭功臣院道閑禪師 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

俗人東畔立僧衆在西邊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如汝
與我僧曰恁麼即無二去也師曰十萬八千

衢州鎮境遇緣禪師 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谿畔
披砂徒自困家中有寶速須還僧曰恁麼即始終不從人得
去也師曰饒君便有擎山力未免肩頭有擔舐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 師上堂曰我若全機汝向什麼處摸
索蓋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慙愧還委得麼如今與諸仁者
作个入底門路乃敲繩牀兩下云還見麼還聞麼若見便見
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顛倒無有出期珍重
因佛塔被雷霹有人問祖佛塔廟爲什麼却被雷霹師曰通
天作用僧曰既是通天作用爲什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處
見有佛僧曰爭奈狼藉何師曰見什麼

台州白雲通禪師 僧問荆山有玉非爲寶囊內眞金賜一

言師曰我家貧僧曰慈悲何在師曰空慙道者名

前明州翠巖令修禪師法嗣

杭州龍冊寺子興明悟大師 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否

師曰誰是衆生僧曰若恁麼即總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
來僧曰如何是正位師曰汝是衆生 問如何是無價珍師
曰卞和空抱璞僧曰忽遇楚王還進也無師曰凡聖相繼續
問古人拈布毛意作麼生師曰闍梨舉不全僧曰如何舉得
師乃拈起袈裟

温州雲山佛嶼院知默禪師

第二

師上堂曰山僧如今看

見諸上坐恁麼行脚喫辛喫苦盤山涉澗終不爲觀看州縣
參尋名山聖跡莫非爲此一大事如今且要諸人於本參中
通个消息來雲山敢與證明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刹
亦與證明 僧問如何是佛嶼家風師曰送客不離三步內

數賓只在草堂前

前福州安國院弘瑫明真大師法嗣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 開堂曰有僧問西峽一派不異馬頭

白鹿千峯何似雞足師曰大衆一時驗看 問如何是白鹿

家風師曰向汝道什麼僧曰恁麼即學人知時去也師曰知

時底人合到什麼田地僧曰不可更喃喃地師曰放過即不

可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爲什麼不來

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 師上堂大衆立久師曰若有分付處

羅山即不具眼若無分付處即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日對

文殊且道如今會也無 僧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什麼

處不震裂僧曰作何音響師曰聾者不聞 問手指天地唯

我獨尊爲什麼却被傍者責師曰謂言胡須赤僧曰只如傍

者有什麼長處師曰路見不平所以按劍

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 僧問禪宮大敞法衆雲臻向上一

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 師有時上堂示衆云禪之與

道括向一邊著佛之與祖是什麼破草鞋恁麼告報莫屈著

諸人麼若道屈著即且行脚去若道不屈著也須合取口始

得珍重 又有時上堂曰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不過珍

重 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今日打禾明日般柴 問牛

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鑪對繩牀僧曰見後如何師曰

門扇對露柱 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蒼家

風僧曰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 問諸餘

即不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還得省要麼 師下堂曰純

陀獻供珍重

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 師上堂衆集師以扇子拋向地

上曰愚人謂金是二智者作麼生後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還有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作麼生僧曰和尚明鑒師曰千年桃核 問如何是伽藍師曰長溪莆田僧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新羅白水 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南山北山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齋前廚蒸南白飯午後鑪煎北苑茶 問法身還受苦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僧曰怎麼即受苦去也師曰有什麼罪過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 師上堂大衆雲集師從坐起作舞謂大衆曰會麼衆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生不會 問本自圓成爲什麼却分明晦師曰汝自檢責看

福州林陽山瑞峯院志端禪師福州人也依本部南澗寺受業年二十四謁明真大師一日有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

露身明真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曰
適來那僧問話志端今有省處明真曰汝見什麼道理師亦
舉一指曰遮个是什麼明真甚然之師上堂舉拂子云曹
溪用不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得乾坤
陷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趁不及
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旱去年僧曰如何是道師曰冬田半
折耗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便與一踏僧作接勢師便與
一搥僧無對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迥絕人煙處佛法師
曰巔山峭峙碧芬芳僧曰怎麼即一真之理華野不殊師曰
不是遮个道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竹著一文一雙
有僧夜參師曰阿誰僧曰某甲師曰泉州沙糖船上檳榔僧
良久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你若會即廓清五蘊吞盡十
方師開寶元年八月內遺偈曰來年二月二別汝暫相聚藝

灰散四林勿占檀那地此偈因侍者傳于外四衆咸寫而記之至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瞻禮師身無恙參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主率諸官同至山偵伺經宵院中如市二日師齋罷上堂辭衆時有圓應長老出衆作禮問曰雲愁霧慘大衆嗚呼請賜一言未在告別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曰怎麼即溷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師作噓聲復有僧問數則語師皆躊躇然後下坐歸方丈安坐至亥時問衆曰世尊滅度是何時節衆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吾今日前時前言訖長往

福州興聖滿禪師 師上堂曰覲面分付不待文宣具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 僧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福州僊宗院明禪師 師上堂曰幸有如是門風何不烜赫地紹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若出三界即壞三界若在三界即礙三界不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不出三界恁麼徹去堪爲佛法種子人天有賴 有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福州安國院祥和尚 師上堂頃間乃失聲云大是無端雖然如此事不得已於中若有未覲者更開方便還會麼

僧問不涉方便乞師垂慈師曰汝問我答是方便問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是月師提起拂子僧曰古人爲什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什麼 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淮軍散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衆眼難謾

前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省澄淨修大師 師初參保福問答冥符一日

保福入大殿觀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對
曰和尚也是橫身曰一撇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身保
福然之後住招慶初開堂升座少頃曰大衆向後到處遇道
伴作麼生舉似他若有人舉得試對衆舉看若舉得免孤負
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遮不
人麼況是曹谿門下子孫合作麼生理論合作麼生提唱

僧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今日閩嶺南方如何提接師
曰會麼曰恁麼即一機啓處四句難追未委從上宗門成得
什麼邊事師曰退後禮拜隨衆上下 問全提不到請師商
量師曰拊掌得麼僧曰恁麼即領會去也師曰莫錯 問如
何得不傷於已不負於人師曰莫屈著汝遮問麼僧曰恁麼
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又屈著我作麼問當鋒一句請師
道師曰嗔僧再問師曰瞋睡漢 師問僧離什麼處曰報恩

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問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師又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不受略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不用少許功夫但向博地位中承當取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依而行之緣此事是个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自然合古合今脫生離死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爲法方號沙門如今諸官大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勤王之外亦須努力通來說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怎麼語話只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還相悉麼若人有相悉山僧今日得雪去也久立大衆珍重

漳州保福院可儔明辯大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雲在青天水在餅 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瞥落也僧曰還
用也無師曰莫鬼語

舒州白水海會院如新禪師 師上堂良久乃曰禮煩即亂
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轉見孤獨僧曰親切處乞師
一言師曰不得雪也聽他 問如何是迦葉頓領底事師曰
汝若領得我即不恡僧曰恁麼即不煩於師去也師曰又須
著棒爭得不煩 僧問古人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一關禪
子如何是向上一關禪子師曰賴遇孃生臂短 問如何是
祖師意師曰要道何難僧曰便請師道師曰將謂靈利又不
仙陀 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恁麼來又恁麼去僧曰爲
什麼如此師曰只見好笑不知爲什麼如此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 師初開堂有僧問昔日梵王請佛蓋

爲奉法之心今日朱紫臨筵未審師如何拯濟師曰別不施行僧曰爲什麼不施行師曰什麼處去來 問師登寶坐曲爲今時四衆攀瞻請師接引師曰什麼處屈汝僧曰恁麼即垂慈方便即直下不孤人也師曰也須收取好 問如何是漳江境師曰地藏皺眉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普賢摻袂 問如何是漳江水師曰苦 問如何是漳江第一句師曰到別處不得錯舉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 問如何是諸佛境師曰雨來雲霧晴晴乾日月明 問如何是妙覺明心師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 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 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看水看山實暢情

泉州萬安院清運資化禪師 僧問龍溪一瓢晉水分燈萬

安臨筵如何指示師曰作麼生折合僧曰未審師還許也無
師曰更作麼生僧曰昔日龍谿密旨今朝萬安顯揚人天側
聆願垂開演師曰還聞麼僧曰恁麼即五衆已蒙師指的不
異城東十眼開師曰五衆且置仁者作麼生 問久處幽冥
今身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莫屈著汝問麼曰恁麼即禮拜隨
衆上下師曰還許也無師曰靜處薩婆訶 問諸佛出世振
動乾坤和尚出世未審如何師曰向汝恁麼道僧曰恁麼即
不異諸聖去也師曰莫亂道 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曰菩
萐倉米飯僧曰忽遇上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飯後三巡茶
問如何是萬安境師曰一塔松蘿望海清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往泉州王太尉處太
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曰若道爲人即屈著和
尚若道不爲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待鐵牛

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惜口喫飯太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太尉曰爭得到遮裏師曰謝太尉領話 僧問名言妙句即不問請師真實師曰不阻來意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風相似即無阻矣學人不是其人僧曰忽遇恁麼人時如何師曰不可預搔而待痒 問學人根思遲迴方便門中乞師傍瞥師曰傍瞥僧曰深領師言安敢言乎師曰太多也師有時上堂有僧出來禮拜退後立師曰我不如汝僧應諾師曰無人處放下著 問昔日靈山會上佛以一音演說今日請師一音演說師良久僧曰恁麼即大衆頓息疑網去也師曰莫塗汗大衆好 問諸佛皆以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如何拯濟師曰大好風涼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曰暗筭流年事可知 問如何是鳳凰境師曰雪夜觀

明月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作人醜差僧曰爲人何在師曰莫屈著汝麼

福州永隆院瀛和尚明慧禪師 師上堂曰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似即似是即不是珍重 問無爲無事人爲什麼却是金鎖難師曰爲斷麤纖貴重難留曰爲什麼道無爲無事人逍遙實快樂師曰爲開亂且要斷送 有僧參師曰不要得許多般數速道速道僧無對 師有時示衆曰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 問如何進向得達本源師曰依而行之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出家于巖背山悟心之後受請居清泉玄侶臻集 問如何是佛師曰問僧曰如何是祖師曰荅 僧問和尚見古人得个什麼便住此山師曰情知汝不肯僧曰爭知某甲不肯師曰鑒貌辨色問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莫過此 問古人面壁爲何事師

曰屈曰恁麼即省心力師曰何處有恁麼來 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確擣磨磨 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莫屈著曹谿麼曰恁麼即羣生有賴師曰汝也是老鼠喫鹽 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喫茶去 問丹霞燒木佛意作麼生師曰時寒燒火向曰翠微迎羅漢意作麼生師曰別是一家春

潭州嶽麓山和尚 師上堂良久謂衆曰昔日毗盧今朝嶽麓珍重 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猿啼鳥叫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五音六律 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日能熱月能涼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 僧問靈山一會何人得聞師曰闍梨得聞曰未審靈山說个什麼師曰即闍梨會 問如何是該

天括地句師曰千界搖動 問從上宗乘以何爲驗師曰從上且置即今作麼生驗曰大衆總見師曰話墮也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擘

泉州後招慶和尚 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餅兼一鉢到處是生涯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忿忿晨雞暮鐘朗州梁山簡禪師 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曰藥山來師曰還將得藥來麼僧曰和尚住山不錯

洪州高安縣建山澄禪師 開堂日有僧問牧長請命和尚如何舉揚宗教師曰還聞麼僧曰怎麼即大衆有賴師曰還是不聞 問如何是法王劒師曰可惜許曰如何是人王劒師曰塵埋林下履風動架頭巾 問一代時教接引今時未審祖宗如何示人師曰一代時教已有人問了也曰和尚如

何示人師曰惆悵庭前紅莧樹年年生葉不生花 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無師曰作麼生僧曰恁麼即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牕前猶點舊年燈僧曰如何是舊年燈師曰臘月三十日

福州康山契穩法寶大師 初開堂有僧問威音王已後次第相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方師曰象骨舉手龍谿點頭問圓明湛寂非師言學人因底却不明師曰辨得未僧曰恁麼即識性無根去也師曰隔靴搔癢

潭州延壽寺慧輪大師 僧問寶劔未出匣時如何師曰不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內 問如何是一色師曰青黃赤白曰大好一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一个半个

泉州西明院琛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箸瓦椀僧曰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祇待師曰黃虀倉米飯 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看

前南嶽金輪可觀禪師法嗣

後南嶽金輪和尚 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

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前泉州睡龍山道溥禪師法嗣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永泰人也少而聰敏禮鼓山興

聖國師落髮稟具初謁大章山契如庵主

有語句如庵主章出焉

後參

睡龍睡龍一日問曰豁閣梨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

嘗訪大章得个信處睡龍於是上堂集大衆召曰請豁閣梨

出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乃拈香曰香已拈悟

即不悟睡龍大悅而許之 上堂謂衆曰山僧今與諸人作

个和頭和者默然不和者說有頃間又曰和與不和切在如

今山僧帶些子事珍重 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
盡底去曰爲什麼不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爲
什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曰忽然捉敗功歸
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怎麼即勞而無功師曰功即不無
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爲什麼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
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人泣
漢人悲師將順世捨衆欲入山待滅過苧谿石橋乃遺偈曰
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苧谿谿畔水汝歸
滄海我歸山即往貴湖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
施諸蟲螻勿置墳塔言訖潛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長往弟
子戒因入山尋見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螻之所侵食遂
就闍維散於林野今泉州開元寺淨土院影堂存焉

前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

韶州白雲祥和尚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主劉氏召入府
說法時有僧問覺華才綻正遇明時不昧宗風乞師方便師
曰我王有令 問教意祖意同別師曰不別曰恁麼即同也
師曰不妨領話 問諸佛未出世普徧大千白雲一會如何
師曰賺却幾人來曰恁麼即四衆何依師曰勿交涉 問即
心即佛示誨之辭不涉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
作麼生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石橋那畔有遮邊無會
麼僧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 問衣到六祖爲什麼不傳
師曰海晏河清 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路師曰來朝更獻
楚王看 問從上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茶 師上
堂謂衆曰諸人會麼但街頭市尾屠兒魁膾地獄鑊湯甌會
取若恁麼會堪與人爲師爲匠若向納僧門下天地懸殊更
有一般底只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个有

長處無事珍重

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

多少水牛曰一个两个師曰好水牛

師問僧不壞假名而

譚實相作麼生僧曰遮个是倚子師以手撥云將鞋袋來僧

無端

雲門和尚聞之乃云須是他始得

師將示滅白衆曰某甲雖提祖印未

盡其中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間内外已否如是會解即大地如鋪沙去此即他方相見言訖告寂

朗州德山第九世緣密圓明大師

師上堂示衆曰僧堂前

事時人知有佛殿後事作麼生師又曰德山有三句語一句

函蓋乾坤一句隨波逐浪一句截斷衆流時有僧問如何是

透法身句師曰三尺杖子攪黃河

問百花未發時如何師

曰黃河水渾流曰發後如何師曰幡竿頭指天

問不犯辭

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去如何師曰江西湖南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裏盡是木頭船曰出世後如何

師曰遮頭蹋著郇頭軒 問已事未明如何辨得師曰須彌
山頂上曰直恁麼去如何師曰脚下水淺深 問達磨未來
時如何師曰千年松倒挂曰來後如何師曰金剛努起拳
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佛殿正南開曰師出世後如何師
曰白雲山上起曰出與未出還分不分師曰靜處薩婆訶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問如何是應
用之機師喝僧曰只遮个爲復別有師乃打之 問大用現
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師乃打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猢猻繫露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
猢猻入布袋 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并汝三人無
繩自縛 問如何是佛師曰滿目荒榛曰學人不會師曰勞
而無功 問盡大地致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曰大
衆總見師便打

潭州水西南臺道遵和尚法雲大師 師上堂謂衆曰從上
宗乘合作麼生提綱合作麼生言論將佛法兩字當得麼真
如解脫當得麼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
中一言啓口振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清三世諸佛說法
現前若也分明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 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下坡不走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
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壁上挂 問如何是真如含
一切師曰分明曰爲什麼有利鈍師曰四天打鼓樓上擊鍾
問如何是南臺境師云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
士著真紅 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如何師曰諦

韶州雙峯山興福院音欽和尚慧真廣悟禪師益州人也受
業於峨眉洞谿山黑水寺觀方慕道預雲門法席密承指喻
乃開山創院漸成叢林開堂曰雲門和尚躬臨證明 僧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
問如何是雙峯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
問如何是法王劒師曰鈐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
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 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
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 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
前垂玉露水精殿裏繫真珠 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
殺即違佛教不殺又違王勅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
私通車馬廣主劉氏嘗親問法要至太平興國二年三月戒
門人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本山頂預修墳塔至五月二十
三日功畢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溫門舜
峯長老等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韶州資福和尚 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師曰不答遮个
話曰爲什麼不答師曰不副前言問覲面難逢處如何顧險

夷乞師垂半偈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一句超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違曰恁麼即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審寶福庭前誰家風月師曰領取前話

廣州新會黃雲元禪師 初開堂以手拊繩牀云諸人還識廣大須彌之坐也無若不識看老僧乃升坐 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歌謠滿路 問教云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和尚三事全披如何師曰還免得麼 師上堂拈古人語云觸目未曾無臨機何不道又云觸目未曾無臨機道什麼

廣州義寧龍境倫禪師 初開堂提起拂子曰還會麼若會

即頭上更增頭若不會即斷頭取活 問如何是大漢國境

師曰亂走作麼曰恰是雨下天晴師便打問如何是龍境水

師曰腥臊臭穢曰飲者如何師曰七通八達 問如何是龍

境家風師曰蟲狼虎豹 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

不會師曰早收禾 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作麼
生是黃雲郎當媚癡抹踈爲人一句僧無對 師上堂問衆
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一句道將來衆無對

韶州雲門山爽和尚 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萬
歲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香臺上生蘿蔔

韶州白雲聞和尚 師上堂良久僧出曰白雲一路全因今
日師曰是不是僧曰和尚如何師曰白雲一路草深一丈
問學人擬申一問未審師還荅也無師曰皂莢樹頭懸風吹
曲不成 問受施主供養將何報荅師曰作牛作馬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 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白日沒閑
人 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什麼字師說偈荅曰以
字不是八不成林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謳
歌不是經

韶州淨法章和尚禪想大師廣主劉氏問如何是禪師師乃
良久廣主罔測因署其號 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
月雖明不鑒覆盆之下 問既是金山爲什麼鑿石師曰金
山鑿石 問如何是道師曰去去迢迢十萬餘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胷題萬字曰如
何是祖師曰不遊西土 有人見鮮上畫問既是千尺松爲
什麼却在屋下師曰芥子納須彌作麼生 問隔牆見角

便知是牛如何師便打 師與一老宿在國門坐老宿曰紫
衣師號又得也更耍个什麼師曰要國師老宿曰佛尚不作
豈況國師師乃笑曰長老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汝
曾讀書麼 僧問太子初生爲什麼不識父母師曰迴然
尊貴

嶽州巴陵新開顯鑒大師初在雲門雲門舉雪峯和尚云開

却門達磨來也問師意作麼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雲門曰
修羅王發業打須彌山一擲踣跳上梵天報帝釋你爲什麼
却去日本國裏藏身師曰莫恁麼心行好雲門曰汝道築著
又作麼生師住後僧曰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
樹鴨寒下水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疑如何是宗門中
事師曰不是納僧分上事曰如何是納僧分上事師曰貪觀
白浪失却手撓師將拂子遺人人人問本來清淨用拂子作
什麼師曰旣知清淨莫忘却梁山別云
也須拂却
連州地藏院慧慈明識大師僧問旣是地藏院爲什麼塑
熾盛光佛師曰過在什麼處問如何是地藏境師曰無人
不遊

英州大容謹禪師師上堂僧問天錫六銖披挂後將何報
答我皇恩師曰來披三事納歸挂六銖衣問如何是大容

水師曰還我一滴來 問當來彌勒下生時如何師曰慈氏

宮中三春草 問如何是真空師曰拈却拒陽曰如何是妙

用師乃握拳僧曰真空妙用相去幾何師以手撥之 問長

蛇偃月即不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麻江橋下會麼曰不

會師曰聖壽寺前 問既是大家爲什麼趁出僧師曰大海

不容塵小谿多盪_{上音番}捶_{下音鞞} 問如何是古佛一路師指地

僧曰不問遮个師曰去 師與一老宿相期去別處尋却因

事不去老宿曰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廣州羅山崇禪師 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玉狗吠時

天未曉金雞啼後五更初 問丹霞訪居士女子不攜籃時

如何師曰也要到遮裏一轉 問如何是羅山境師曰布水

千尋

韶州雲門寶和尚 師上堂示衆曰至道無難唯賺揀擇還

有揀擇麼珍重

郢州林雞賁脫和尚

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眼人

笑汝

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海五湖賓

問如何是本來

人師曰風吹滿面塵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有

多賓客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絕往還

問如何是佛師曰

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三家村裏曰佛之與法是一是

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懷感恨長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

復州城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廣州華嚴慧禪師

僧問承古人有言妄心無處即菩提正

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僧曰不會師曰妄心

無處即菩提

韶州舜峯韶和尚初問雲門和尚寶月爲什麼於此分輝雲

門曰千光同照師曰謝和尚指示雲門曰見什麼

僧正入

師方丈乃曰方丈得恁麼黑師曰老鼠窟僧正曰放貓兒入
好師曰試放看僧正無對師拊掌笑 師與老宿渡江次師
取錢與渡子老宿曰囊中若有青銅片師揖曰長老莫笑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大師 師上堂舉拂子曰遮个接中
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曰打鼓爲三軍 問向
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敢曰恁麼即含生有望師曰脚下
水深淺 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落有無如何師曰東弗
于代曰遮个猶落有無師曰支過雪山西 僧問洞山如何
是佛洞山云麻三斤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
師後住智門僧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不
入遮个野狐羣隊 問如何是定師曰蝦蟇跳不出斗曰如
何出得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
何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 問豎起杖子意旨如何師曰

一葉落知天下秋師後終於智門

英州觀音和尚

因穿井僧問井深多少師曰沒汝鼻孔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州觀音曰見後如何師曰

英州觀音

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射破窓

韶州林泉和尚

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巖下白石曰如

何是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

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曰

學人便領會時如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懷去住情

韶州雲門煦和尚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是什

麼意僧曰恰是師乃喝去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初住西川導江縣迎祥寺天王

院

時謂水

僧問美味醍醐爲什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

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什麼處去來曰心境俱亡

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

師後住青城香林僧問北斗裏藏

身意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問如何是諸佛心師
曰清即始終清曰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謾好 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踏步者誰 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
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呷啗看 問如何是室內一燈師
曰三人證龜成鼈 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
問大衆雲集請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 問如何是學人時
中事師曰恰恰 問如何是玄師曰今日來明日去曰如何
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 問如何是香林一脉泉師曰念
無閒斷曰飲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稱 問如何是納僧正眼
師曰不分別曰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脚 問萬機俱
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顯曰恁麼即不別人
師曰方見本來人 問魚游陸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
救僧曰却下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 問但有言句盡

是賔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戶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